

青 朱 了

李新兰 著



序

《青未了》这本集子，反映了作者热爱生活和
生活执著的追求。

认识李新兰同志是在几次会议上。一次大会上
她关于政务信息的发言博得大家的赞赏，曰：内容充
实，语言干练，看得出是一位有文学功底的人。据我
所知，她的成长也算是经过一些磨难，在那“火红”的
年代，当过知青，插队三年，挣过每天仅八分钱的工
分；在测绘干过外业、内业，一干就是二十个春秋。她
说过，“活着就得有所追求，选择了这样一种活法，就
举手不悔”。掷地有声。她长期酷爱文学，从插队时
油灯下研读文学大部头，习写文学作品和“应景”文
章，到婚后一度怀抱婴儿读中文大专、本科，前后八
年，获文学学士。在各种岗位上她总是与文字有缘，
不停地写。“为同伴歌，为事业歌，总有一种使命感”，
新兰同志如是说。生活之树常青，这并不是对所有的人
说的，只有那些不惜汗水，时时关注着树的成长，
施肥、浇灌的人才能真正领悟这一哲理，心中有树，
始能常青。正因为她虽历经了浩劫之害，下乡之苦，
外业之辛，但不坠青云之志，才能用真实的感情认识

并表现生活。大凡经过磨难的人都更珍惜生活，我想这就是她能写出这样一本平凡而有深度、写实且饱含真情的《青未了》的思想根基和素质基础。

说其平凡而有深度、写实又饱含真情，在于集子里找不到哗众取宠的花边，也没有猎奇的传闻。读了这本集子，似乎当年测绘的、尤其是外业的风尘艰辛画面又一一再现。比如《红太阳·白月亮》、《大地写忠诚》使人读来备感亲切。我作为国测一大队的老战士，可以负责任地说：是的，那个时代的测绘战士就是那样无畏、执著、奉献；热血男儿踏遍青山未老，测旗指处引无数英雄折腰。测绘人一生无憾，这是当年测绘队伍行进的最强音。

有心的作者不只写“把青春献给祖国”的年代，还通过专一的捕捉和体验，重彩描绘了当今商品经济大潮中测绘队员的生活、学习、工作和展现他（她）们精神风貌的轶闻趣事（《测区纪事》、《净魂》、《爱情》、《青春作伴》等），一个个栩栩如生可敬可爱的人物跃然纸上。作者甚至还没有忘记着墨于工作难做的地市测绘管理工作者的辛劳（《黄河红柳》）和默默无闻的护标带头人的巨大付出（《为了祖国的嘱托》）以及有识之士“父母官”不辞登高跋涉对测绘队员沁心的慰藉和鼓励（《夏日里的一泓清泉》）。

小集子通篇风格清新，文字明快，可读性好，让人开卷有益。它如同一滴水珠，从一角滋润着测绘事业这方沃土，想必老测绘人都会爱读。若能使老测绘人读后又一次感到欣慰和振奋，测绘新人读了再掂一次手中接力棒的份量，这就值了。

自觉地抒情于测绘，也是一种奉献。感谢李新兰同志，并望再多写一些不愧对时代的测绘人、测绘事的精品。因为“青未了”。

黄云集

97.12 于京

目 录

测区记事·····	1—15
我的小山嫂·····	16—18
梦萦石臼·····	19—21
爱情·····	22—23
红太阳·白月亮·····	24—28
《猎猎测旗》拍摄散记·····	29—32
香甜的事业·····	33—37
有惊无险逛迈柱·····	38—41
黄河红柳·····	42—48
夏日里的一泓清泉·····	49—52
为了祖国的嘱托·····	53—57
净魂——兼悼一位黑发人和一位白发人 ·····	58—64
《净魂》的回声·····	65—67
青春作伴·····	68—76
凡人不凡·····	77—79
传递燃烧的火炬·····	80—85
陈西克速写·····	86—89

近海者慧	90—98
当垆日记一则	99—101
猎猎测旗(剧本)	102—113
大地写忠诚(剧本)	114—126
电大,我爱你	127—129
我对母校持有永恒的眷恋	130—132
后 记	133

测区记事

一 进军沂蒙山

一辆崭新的解放牌卡车奔驰在沂蒙山区。它一会儿爬上高坡，拐出一个陡直的“之”字急弯；一会儿驶入河谷，冲过亮晶晶的溪水小河；有时盘旋在石崖上，犹如一只飞翔的山鹰；忽而又缓缓穿过一条水库大坝，对着更陡的山巅轰鸣……

车上，满载着花杆、仪器、三角架、行军锅灶、活动床。车厢里，紧巴巴地挤着五个测绘队员：组长帽英、副组长丽军，组员向飞、陶奇和我。

向飞是我中学的同学。

他那白白净净的脸上，架着一副黑框眼镜，说起话来又总爱咬文嚼字，到测绘队不几天，大家就送给他一个雅号：小秀才。这次，一接到去沂蒙山为选矿测图的任务，他就兴奋得不能自己，早早准备好了一个大笔记本，说是要记下去沂蒙山的收获，将来要搞文学创作。

此刻，他手扶驾驶楼上的铁栏杆，迎风站立着，一言不发地凝视着飞快逝去的山冈、梯田。那姿势和神态，完全不像一个走南闯北、饱览祖国山河景色的老测绘队员，倒像个初次郊游的青年。受他的感染，我们也向车外张望起来。

只见，近处，山石裸露，枯草丛生；远处，群峰叠

翠，形似围屏。阳光下，像镜子样闪闪发光的是水库；山坡上，似白云样游动的是羊群；山坳里，陡坎上，一丛丛金黄色的簇团，那是最早点缀山野的迎春花……

呵，沂蒙山！气势磅礴，壮观雄伟。望着这壮美的山色，我顿觉心旷神怡。

这时，向飞诗兴大发，在伙伴们的鼓励和补充下，他一手掐腰，一手扶着车厢，吟诵起来：

呵，沂蒙山，好巍峨的身躯，还是在我充满幻想的少年时代，我就憧憬着有一天走入你的怀抱，献上滚烫的心和崇高的敬意。每当沂蒙小调在我耳畔响起，我就遗憾自己是晚生之辈，没能在这英雄的山脉上洒下热血和汗滴。今天，我来了，来测绘新图、开发矿区，为实现“四化”拓荒，为建设老区出力。当卡车卷着砂石扑进山里，听，听啊，我的心怦、怦、怦跳得多急。谁说我没到过沂蒙，从老一辈的传统报告，到《沂蒙颂》悦耳的旋律，我的脑海里早已打下了金色的标记。看呐，熟悉的蒙山，熟悉的沂水，熟悉的围裙，熟悉的发髻……

不待向飞话音落地，一个急刹车，汽车在石门峪停了下来。

只见东西峭壁，犹如两扇粗笨的石门，断然挡住去路。石门微启，闪出一条仅可通行独轮小车的羊肠小道。汽车干吼着，寸步难行。

我们纷纷跳下车，围着石门打转。组长帽英微皱着眉头对我们说：“距驻地还有十华里，换‘11号’前

进吧！”

“走？”

我一边活动着酸疼的腰肢，一边打量着整车的装备，认为她简直是在开玩笑。就在我伸胳膊踢腿拍打土的功夫，组长转身向附近的村庄走去。副组长麻利地爬上车，招呼我们：“喂，还愣什么神，说走就得走！帼英借手推车去了，咱们还是捡急用的快点卸吧！”于是，我们七手八脚将必带物件卸下车来。这时，帼英也推着独轮车和几个扛扁担、挂绳索的社员来到了车前。

正值春耕，壮劳力都下地了。这一堆物品，就靠我们这支临时运输队人拉肩扛了。帼英和丽军显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。只见她俩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我们装小车、捆挑担，并将暂时不用的东西托给社员照看。一切打点好，我们便启程了。

帼英推着我们五个人的行李开路，丽军和几个社员将锅碗瓢盆、粮菜柴炭，打成担子挑着，我们三个兵背着仪器、角架大步追赶。山路坎坷不平，肚子饥肠辘辘，我和向飞再也没有兴致谈笑了。那几位社员真不愧是“老支前”，扁担都压弯了，还是有说有笑，一路在前。帼英稳健地驾着小车，额头上满是豆大的汗珠，她不擦也不抹，聚多了，就甩一下头，落地的汗珠滴在小路的石子上，润出一个个水点。丽军的担子打着忽闪，从左肩换到右肩，本来就红的脸庞，涨得更红了。

十里山路，歇了三气，天抹黑，我们终于到达了

矿区驻地——岭南。

这是一个座落在山腰里的小村。十几幢石墙、石瓦、石檐、石窗的小屋，掩映在柿树林中。树丛里升起一缕缕炊烟。羊群正顺着狭窄的街筒子归圈。有几家窗口已透出了忽闪闪的灯火。

我们停在村头上，送别了帮忙的老乡，帼英便去找村干部安排住房，半小时后，我们搬进了临时腾出的大队办公室。

丽军拉着我跟她当“火头军”。我俩挑水、和泥、垒灶、生火，他们几个男同胞安好床后也一齐忙起来。顿时，动手的、动嘴的、淘米的、揉面的、切菜的嚓嚓声，下油锅的啦啦声，行军灶燃烧的呼呼声，热闹得使人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。

二 宿草垛

在沂蒙山区测图，那可真是天天与大山周旋。有时，一天要连翻八九个山头，日行六七十里是家常便饭。

有一次跑导线，眼看只剩最后一段了，仰望比高500米的山顶，夕阳已经溜到了山尖。同事们心里都着了急：继续爬上去测完吧，下山时天肯定就黑了，这里距驻地少说也有20里山路；不测吧，明天又得为这一个“点”白白跑上40里，浪费半天时间。我们都等着组长拿主意。

组长沉吟了一下，果断地下达了命令：“干！”她甩开双臂，向上攀登，我们也都默默加快了脚步。我是第一次爬这么高的山，遇到大陡坎翻不上去，就干

脆手脚并用，左手扶着肩上2米长的标尺，右手撑地往上爬。调皮的小红一边不时地腾出手来拽我一把，一边取笑我是“类人猿”。终于，在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里，我们测完了最后一个点，借着火柴微弱的亮光，记下了准确的数据。

天，完全黑下来了，夜幕笼罩了群山。我们赶紧收仪器，叠标尺，准备下山。从哪儿下呢？上山本来就没路，下山更摸不着边了。我们相互扯着衣服，拄着脚架向山下挪动。酸枣刺不时地扯住衣襟裤脚，碎石块磕得脚趾发麻。起风了，山风呜呜作响，发出一阵阵尖厉的呼啸。在这荒僻的群山里，被黑暗包围着的我们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顺着山坡摸索。没有目标，忘了时间，不闻一声狗叫，不见一缕灯光，大山静得令人胆寒。星呢，都在离得很近的天空上消失了。

不好！我们转到了满是滑石岩层的陡坡上。绕吧，茫茫黑夜，向左，还是向右？弄不好要在山上转一夜。组长让这窝囊的夜行军激怒了。她咬着牙说：“跟我来！”把角架往怀里一抱，就地一坐，顺着山坡滑了下去。我们也学着她的样子坐开了滑梯。因为看不见目标，也无法控制下滑速度，你碰我，我垫你，稀里哗啦冲下了三十几米。只听小红“唉哟”一声，从草丛中弹起来。原来，她一屁股坐在了酸枣棵上。她一边唏嘘着，一边用手扑拉裤子，没扎透裤子的酸枣刺儿又扎了她一手。

跌跌撞撞，总算下来了。远处透出了一线光亮。我们像发现了“新大陆”，顾不得腰腿酸疼，径直向亮

处奔去。呵，是一个散列着十几户人家的小庄。庄里静悄悄的，劳累了一天的村民们早睡了。村头，饲养棚还亮着一盏马灯。我们一商量，深更半夜的，不便再惊动乡亲们了，就在这村边草垛里露营吧！我们四个人分吃了最后两个干馍和半壶冷水，在草垛上扒个窝，头枕标尺，怀抱仪器，甜甜地进入了梦乡。

三 我们的组长

我们的组长叫亦男，还真像个男孩子，她外表粗犷，干起活来钉是钉、铆是铆。因此，和她一块干活，我总是格外用心。想不到在调绘“九龙山”时，我还是没有过了她这一关，委屈得我差点和她闹翻了。

那天，她给我检查调绘（即根据航片到实地调查描绘），查了一上午，也没找出毛病，我很有点得意洋洋了。突然，她指着航片上一个模糊的影像问我：“这儿是什么？”我心往下一沉，不禁暗暗叫苦：“糟了。”前几天调绘时，我费了好大力气爬到山腰，仰望兀立的峭壁束手无策了。想上，没有路；又听老乡说那叫“恶龙洞”，洞里有扁担粗的大蛇，吓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赶紧夺路而逃。一边往山下奔，一边安慰自己：“反正影像不明显，谁还真格地爬上去检查？”没想到，她竟这么叫真。我为自己工作打了马虎眼而心虚，嗫嚅着对她说：“我，我没去看，大概是个山洞吧。”“大概？”平日嘻嘻哈哈的她勃然色变，一把从我手里夺过调绘包，转身向山头跑去。

尽管是我的错，我还是不服气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气咻咻地说：“有本事，你干，看你怎么进去。”说

完，倚着树看开了光景。这时，太阳快擦着山尖了，如果绕路接近洞口，天一黑就看不清片子了。只见她把测绳往腰上一扎，顺着老乡打柴时攀援的藤条，一把一把倒了下去，整个身子在峭壁上悠悠荡荡，我看得心都提起来了。

“好，接近洞口了，稳住！”

“呀，又荡开了，抓牢——”

随着藤条的每一下跳荡，我的心都紧缩一下。“呵——站住了！”我长出了一口气，佩服地看着她爬进爬出，仔细量完，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。

在泰山施测，为了准确地绘出地形地貌，她总是抢着到怪石嶙峋的绝壁上竖尺子。身后是山涧峡谷，脚下是万丈深渊，山风吹得她的衣裤胀鼓鼓的，每打一个点，我都替她捏一把汗。

一次，在“万松山”测图。这儿青松竞发，树冠如棚，围径数尺的青松常常挡住视线。作业展开后，只听哨音响，不见标尺面，急得我在测站上直打转。她倒沉得住气，给标尺“相开了面”。我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冲标尺发什么呆，它就这么长，你还能给它长上一截！”“长上一截？对，长上一截！”她好像突然悟到了什么，扛起标尺，乐颠颠地跑了。我给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知她又想出了什么高招。不一会儿，哨子响了，循声望去，只见红黑相间的标尺，从青翠的松柏枝桠里露了出来。我纳闷地跑到崖边一看，哦，她正面壁而立，一双手紧紧抠着石缝，另一个同事两脚踏在她肩上，一手搂树，一手稳稳地将标尺竖

在点位上。她两腿颤抖着，脸憋得通红，成串的汗珠滚下脸颊。看到这情景，我的心跳猛然加快，眼睛不知不觉地湿润了，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观测速度……

四 洗淋浴

终日跋涉在重山峻岭，一旦来到碧波荡漾的东平湖，自有一番新鲜感觉。连这里的空气都不一样。一股诱人的芦苇清香搅和着活鱼鲜虾的腥味，沁人肺腑。我们奉命在这儿铺设航空摄影标志。6月里，湖滩的麦子长得齐腰深，早晨露水大，在麦垅上穿行几趟，胶鞋便粘成了大泥坨子。中午，太阳当顶，几寸厚的浮土烘得鞋底发了软，密匝匝的苇荡遮掩着小路，一丝风也没有。衣服让汗水湿透了，又被太阳烤干，烤干了又湿透。实在热得耐不住了，我们就撩起湖水泼湿衣服，风凉一阵。每个人的脊背上、裤腿上都泛着一层碱花。蓝帆布工装让汗水一渍，硬梆梆、直挺挺，走起路来活像披挂盔甲的战士。

湖区天，孩儿脸，说变就变。刚才还是烈日炎炎，一阵小风过后，不一会儿涌起了浓云。我们赶紧加快脚步，想赶回湖堤。然而，晚了。开始是铜钱大的雨点，劈劈啪啪落在地上，溅起一个个泥土粒；接着，就是几声闷雷，一阵暴雨，东平湖像是翻了个个儿。环顾四野，除了水天相连的湖面，连一棵避雨的树都找不到。一会儿工夫，大家的裤脚就开始滴水了。“鬼天气”，小崔一边甩着眼镜上的水，一边揉着摔疼了的屁股诅咒着。颇有点诗人气质的峰秀却风趣地说：“风梳头，雨洗脸，湖当镜子，星做伴，洗个痛痛快快

的免费淋浴吧！”她大喊着，索性摘掉了太阳帽，任那硕大的喷头洒下慷慨的雨水，活像刚从水中钻出来的跳水运动员。

我们踏着水渍渍的土地朝前走，湿透的衣裳紧贴在身上，头发梢上滴着水。风雨中，小红甩开双臂哼起了《游击队员之歌》，大家接过来唱着：“在这密密的苇荡里，有我们勇敢的测绘队，在这茫茫的湖边上，每个人都成了‘落汤鸡’。”苇荡里久久地回响着我们充满青春活力的笑声。

五 当炊

春日西斜。

从驻地村南沙土喧腾的大道上，传来了阵阵清脆的笑声。一听亦男那高八度，我就知道是小组收测了。

往日，我们都是白天一齐出测，晚上三人整理测绘成果，两人蒸馒头，准备第二天的干粮。昨晚，因为面没发开，今天就留下我在家做饭。

做饭也不是个轻松活。早晨刚4点我就烧熟了早饭，同志们天亮就要到测站，饭晚了可不行。打发他们出了门，我就开始蒸馒头，好容易有个整功夫，我一下子蒸了15斤面，足够吃三天的。拾出馒头来我就给大家洗衣服，五个人的床单、枕巾，藏在床底下的解放鞋、臭袜子，敛罗一大抱，足够这一天忙乎的。我们都这样，谁在家当炊，也舍不得自在一天，基本上用来整内务，打“歼灭战”。有水倒算不了什么，抓紧点拼命洗刷就是了。可气的是这儿的“井”都是

些沙土坑，连打上几担水，就浑成泥汤了，只好干等着渗水，渗到能摆倒水桶了再打。这样洗洗等等，一晃，天就擦黑了。我赶紧打点晚饭。

这几天，全组突击测图，够辛苦了。汪坤脚上的血泡粘着袜子，洗脚时不得不用水浸湿了再脱。孟飞的小白脸，也让黄河故道的春风吹爆了皮，东脱一块，西卷一块，只有眼镜遮挡下的眼圈是白的。一摘下眼镜，活像大熊猫。而我，最头痛的是梳不开的辫子和赶不走的瞌睡虫。说来，我的辫子并不长，只是又硬又密。汗湿的头发让沙土一盖，梳子怎么也梳不动。犯困更让我难堪。每天多是组长早起生火、做饭，我真觉得不过意。一次，我悄悄把闹钟压在了枕边，早饭是捞着做了，可一作业竖上尺子就打盹。气得我直骂自己不顶用。为了将功补过，我一心想让大家进门就吃上舒坦饭。我和了两大块硬面，擀了足有4斤面条，看看还有点甜酱，干脆做炸酱面。可是，没有肉，也没有鸡蛋。离城远，舍不得抽一个人去采购，大家七八天总啃老咸菜。我出来进去转了几圈，一眼瞥到了孟飞的大“鸟笼”。那是出测时逮的一只花喜鹊，太寂寞了，大家不情愿放它，暂时养在了盛木桩的竹筐里。做个鸟汤面吧，我一边烧水褪毛，一边叨念：“花喜鹊，只好牺牲你了。”洗净择完，托在手里一掂，顶多二两重，切得细细的，炸了一盆酱。

跑了一天，想必是饿急了，大家端起碗，大吃大嚼起来。凉开水过的面条，吃起来顺当，我这个炊事员一碗一碗都盛不及了。三碗面条下肚，孟飞大概是

想赞美饭香菜美，说了句：“好香的炸酱。”大家才想起问哪来的肉，我只好从实招来。原来怕大家反胃，想不到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孟飞还念念有词：“善哉，善哉，花喜鹊解馋功高。宁吃飞禽一口，不吃走兽一斗，是也。”

六 打游击

为了在雨季到来之前撤出湖区，我们全组化整为零——“打游击”。我和仲平一组搞控制。

我们带上牙具、背上仪器上了路。一去七天，晓行夜宿。做一个点，向前推进一块。碰上老乡吃饭，就要个干粮，喝碗粥，吃完留下粮票和钱，继续赶路。有时错过了饭时，就在湖边扒块藕，水里一涮，啃着充饥。

临回来那天，走到一个叫永宁官庄的小村。这里三面环水，只有村前一条湖泥垛起的土路延伸到堤上与外界相联。仲平说：“小村这么闭塞，又轻易来不了，我去核实一下地名，省得再跑一趟了。”我答应着，独自在村头看仪器。

正是抢收小麦的时节，村里人大都到湖滩去了。我等了一会，又渴又累。就向路边一个虚掩的大门走去，想找碗水喝。刚到门口，一声“老乡”还未叫出口，一只大黄狗“嗖”地一下从门洞里蹿了出来，照我脚面就是一口。连疼带吓，我“妈呀”一声惊叫，把茶缸摔出去好远，腿肚子哆嗦着迈不开步。黄狗“汪汪”叫着去追滚动的茶缸。仲平回来了，一看我的脚流出了血，抡起脚架朝黄狗打去，黄狗哀嚎着夹起尾巴跑